

识常别鉴帖碑



书法知识丛书

王壮弘 著 上海书画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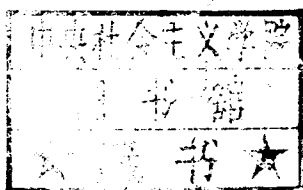
J292.2/2



200310074

碑帖鑑別常識

00002



上海书画出版社

DQ46/15

责任编辑：吴惠霖
封面设计：周 萍

碑帖鉴别常识

王壮弘 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衡山路237号

山东莱西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

1985年4月第1版 1985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40,000

书号：8172·1258 定价：1.20元

说 明

碑帖二字含义极广，本篇所谓的碑帖仅指历代石刻文字，以及专为传学书法而摹刻的法帖。故凡甲骨、金文、砖瓦、玺印上的文字以及简、牍、帛、绢、纸缣上的手迹皆非本书范围。

本篇既名《碑帖鉴别常识》，当以介绍碑帖版本知识为主，文字考释一概从略。

本篇纳入“书法知识丛书”为一知识性的书籍，读者欲广泛深究，拙著另有《增补校碑随笔》《六朝墓志检要》《崇善楼笔记》《帖学举要》等可供考核，本篇因篇幅所限未能列入。

为了帮助读者甄别影印墨迹字帖之优劣，本篇末附有影印本：“元以前名人墨迹真伪表”以供参考。

碑帖鉴别牵涉面广、且无先例之述，本人才疏学浅，谬误定多，望读者不吝嘉惠赐正。

作者 八四年六月于上海

目 录

碑帖概论	(1)
碑帖含义的引伸和范围	(1)
碑的起源	(2)
冢墓之碑与祠庙之碑	(3)
刻帖的开始	(3)
碑与帖的区分	(6)
书丹上石	(8)
摹勒上石	(9)
镌刻	(10)
石刻之损佚	(13)
重刻、翻刻、伪刻	(17)
摹搨、椎拓、影印	(18)
碑帖的功用和鉴别	(19)
石刻文字概论	(22)
历代石刻文字	(22)
三代古刻	(23)
秦刻石	(24)
西汉刻石	(25)
东汉石刻	(27)
魏晋石刻	(31)
南北朝石刻	(32)
隋唐石刻	(35)
宋、元、明、清石刻	(37)
宋、元、明、清刻帖	(37)

拓本	(40)
拓本的种类和开始时代	(40)
唐拓	(45)
宋拓	(46)
明拓	(49)
清拓	(50)
孤本	(51)
珍本	(55)
题记、收藏	(58)
装潢	(62)
校勘与著录	(64)
拓本的鉴别和辨伪	(67)
鉴别方法和次序	(75)
拓本的价格	(76)
碑帖鉴别举例	(87)
不可轻信妄听一则	(87)
注意石花石痕一则	(88)
观碑欲细一则	(89)
查考欲详一则	(90)
同一石而肥瘦迥殊一则	(91)
影印本及旧纸新拓充作旧本二则	(93)
校碑(对校)一则	(94)
校碑(联校)一则	(95)
善本记录二则	(99)
附:	
影印本历代墨迹真伪表(元以前)	(101)

碑帖概论

碑帖含义的引伸和范围

碑的原义是没有文字的竖石，后经过发展才成为刻有文字的碑。今日的碑字，有狭义和广义二解。从狭义来讲，它不过是许多石刻种类中的一种；从广义来讲，它是泛指各种形制的石刻文字。作为书法欣赏时，人们常常从广义的角度来理解。这是碑字含义引伸和扩展的结果。石刻文字统称之为碑，并非近时才开始的。清人叶昌炽在《语石》中曾说“凡刻石之文皆谓之碑，当是汉以后始。”这说明在很久以前人们就约定俗成的了。

故碑经过含义的引伸，它可以是刻石、碑、碣、墓志、塔铭、刻经、造像、石阙、摩崖、题名、桥柱、井栏、食堂（享祠纪事）、界石、画像题字等等，一切刻有文字的石刻（除刻帖外）的总称。

“帖”，《说文解字》解释为“帛书也”。古人把书写在竹、木片上的字迹，称之为简牍；书写在丝织品上的字迹，称之为帖。帛就是丝织品的总称。自从造纸术发明后，帛与缣素、纸并用于书札。因此凡是小件篇幅的书迹，当时人们都称之为帖，这是“帖”字含义的扩展。自从后汉开始，书法艺术逐渐受到社会的重视，士大夫有收集书家手迹的习惯，把名家信札作为珍秘收藏起来欣赏研习，称之为帖。这是帖字含义的再扩展。自北

宋始，有汇刻历代名家书迹于木、石之上的，名之曰丛帖、汇帖或集帖。这是帖字含义的三扩展。从石刻上椎拓下来的拓本，为了便于临摹欣赏，装裱成册，或直（称推蓬装）、或横（称蝴蝶装）亦称之为帖，这是帖字含义的四扩展。清末西方摄影术传入我国后，凡镌刻、手写等一切书法艺术文字，一经影印装裱成册，亦皆称之为帖，这是帖字含义的五扩展。从帛书到刻帖以至一切书写、摹刻、椎拓、影印文字，在作为研习书法应用时，装裱成册的都称之为帖，这是帖字含义扩展的结果。

因此碑帖二字经过一再引伸和扩展，它的范围是十分广泛的。

、 碑 的 起 源

碑之名始见于周。《说文解字》解释为“竖石也”，是竖在地上的石头。古时候的碑有三种，其功用也各不相同。一、宫中之碑，是用以观测日影，辨别方向，识别时间的。《仪礼·聘礼》郑注：“宫中必有碑，所以识日景（影）引阴阳也。”二、祠庙之碑，是祭祀时用以拴牲口的。《礼记·祭义》：“既入庙门，丽于碑。”孔疏：“君牵牲入庙门，系著于中庭碑也。”这就明白地说明祠庙之碑的用途。三、冢墓之碑，立于墓穴之旁，中间有孔，孔中穿绳，作为下棺入穴之用。《释名·释典艺》：“碑，被也，此本葬时所设也，施辘轳以绳被其上，引以下棺也。”最初的碑都是没有文字的。后人触景生情，因情生义，情不自禁地在碑上书刻文字，遂成今日所见之碑。

冢墓之碑与祠庙之碑

《释名·释典艺》：“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书其上，后人因焉。故建于道陌之头显见之处，名其名谓之碑也。”这就是冢墓之碑。如：汉《郃阳令曹全碑》、《荡阴令张迁碑》等是也。除冢墓之碑外，尚有祠庙、祭祀之碑。如：汉《西岳华山庙碑》、《鲁相史晨奏祀孔子庙碑》、《祀三公山碑》等。此外因畋猎、讨伐、决川、筑路、祥瑞、纪事等等所刻之石，都属刻石之例。或以吴《天玺纪功刻石》称《天玺纪功碑》；《峄山刻石》称之为《峄山碑》，皆非本义。

刻帖的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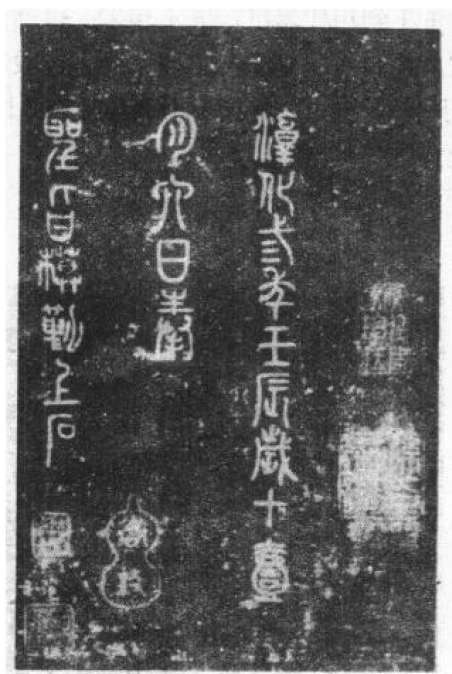
专门作为研习书法用的刻帖，究竟起于何时，还很难说。相传《乐毅论》小楷是石本，乃东晋王羲之亲自来书刻。隋时释智永曾摹刻《兰亭》，唐太宗因见拓本而求索真迹。著名草书《十七帖》唐时曾模勒上石。南唐后主李煜曾刻《澄心堂帖》，或谓“心”乃“清”字之误，《澄心堂》即《澄清堂》，《澄清堂》即《昇元帖》，《昇元帖》即《保大帖》等等。各家著述传说不一，莫衷一是。其实《乐毅论》在唐张彦远《法书要录·褚遂良摹本乐毅论记》中已明白地记载着。唐太宗时曾出内府藏右军小楷真迹《乐毅论》命冯承素模搨六本，分赠大臣高士廉、魏征等六人，可知其非石本。隋刻《兰亭》今见有二，一作隋开皇十三年十月；一作隋开皇十八年三月廿日，也显见是伪物。或云《定武兰亭》刻于唐初，然各家所述极不统一，皆是臆说，非为定论。馆本《十七帖》末署“付直弘文馆臣解无畏勒充馆本，臣褚遂良校无误。”“勒充馆本”

之“勒”，应是搨书钩勒（见本书“摹勒上石”一节），不必定是勒石镌刻。至于《澄清堂》乃南宋刻本，内有宋人苏东坡等字。（插图一、二）《保大帖》、《昇元帖》传世皆伪物。而《澄心堂帖》经多年穷搜远考也毫无结果。恐是好事者妄传，以有澄心堂纸必有澄心堂帖，空劳后人口舌。现所见可信的最早刻帖是北宋淳化



（二）《澄清堂帖》卷十一—苏东坡题记

(四)《淳化阁帖》末尾篆题



碑与帖的区分

碑帖二字作为一个连词来讲是一种概念。分而言之则碑是碑，帖是帖，二者是完全不同的。有人以竖石为碑，横石为帖，这样的分法也未免失之粗浅。碑与帖的区分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功用不同

碑最初是没有文字的，后人为了追述世系，表功颂德或祭祀、纪事等，刻字其上，以期达到“托坚贞之石质，永垂昭于后世”的愿望。至于书法但求庄重整齐，传垂于后世不是它的主要目的。故书者可以是名家，也可以不是名家。唐以前的碑碣很少

有署书者姓名的，就是这个缘故。相反刻帖则是以书法传真为主要目的，刻帖的功用，是专为书法研习者提供历代名家书法的复制品(拓本)。

二、文字内容不同

碑是为了表功颂德追述世系等而立，其文字是有一定的格式和内容的。而帖大多是模刻前代名人的法书，以书法优劣为选择标准。以简札、诗文为大宗，书法精者片楮只字皆收，很少顾及文字内容。故内容庞杂，形式不一。

三、书体不同

碑的书体在隋以前都是庄重肃穆的篆、隶、正(楷)书。至唐太宗御笔亲洒，书丹上石皆作行书，始有行书之碑。草书则除武则天《昇仙太子碑》外绝少有之。而刻帖则以简札为主，行、草及小楷居多。

四、形制不同

碑是竖在地面上的石刻，形制是长方形的，也有圆顶和尖顶的。丰碑巨碣高辄丈余，下承碑趺上覆碑额，中间或有穿孔，往往四面都刻字。它的正面叫碑正，背面叫碑阴，两个侧面叫碑侧，上面有几个大字题目叫碑额。帖为横石，一般高不盈尺，只正面刻字，绝无四面刻字者，无趺、无额、无孔，只是横方之石而已。此外帖有木刻；碑则绝少。

五、上石之法不同

碑是书丹上石；帖是模勒上石，二者不同。书丹上石就是书写者用朱墨直接写在石上，然后镌刻。模勒上石的方法就是用油素纸覆在真迹上，把真迹模拓复制下来，然后在纸背用朱墨双钩一遍，再将朱墨一面覆在涂过黑墨和轻蜡的石上，使朱墨双钩粘显于石面上，刻工遂依此镌字。模勒上石较书丹上石多二道手续。

六、刻法不同

碑经书丹上石，刻碑者往往不完全顾及所写字之笔势，而因循刀法之便，可以有所出入，有的甚至不需书丹直接奏刀。因而有些碑刻中方峻狠直的笔画，有非毛笔所能表现的。如一九三〇年发现相当于西魏时代的高昌国《画承及妻张氏墓表》共八行，前五行已刻，后三行未刻，朱书尚在（见《高昌砖集》），刻与未刻之字，两相比较，差异是十分明显的。而帖虽经模搨、钩勒上石等手续，但都忠于原作，尽力使之毕肖，镌刻者不允许有丝毫脱离原作任意奏刀的自由。摹刻精到的如《真赏斋帖》、《快雪堂帖》等，与底本对看，几乎完全一致。

书 丹 上 石

书丹上石就是书写者直接用笔蘸朱墨书于石碑之上，以备镌刻。古时碑刻皆书丹上石。《后汉书》载：“熹平四年，邕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这就是近年洛阳出土，蔡邕亲自书丹上石的东汉《熹平石经》。颜之推《颜氏家训》载：“王褒（北周书家）入关，以书工崎岖碑碣之间，辛苦笔砚之学，尝悔恨曰，假使吾不知书，可不至今日耶。”这些都是有关书丹的记载。至于实物如清末出土的所谓《王基断碑》，是三国魏曹时期的碑刻，只半截故谓断碑。其实半截已刻，半截未刻，并非断碑。初出土时未刻之半截朱书仍在。此外吐鲁番发现唐以前的大批高昌国墓志，曾影印为《高昌砖集》传世，其中就有一部分为尚未镌刻的书丹之迹。

书丹之法沿用很久，直至梁隋间才开始有保留真迹摹勒上石的。摹勒上石的方法是将碑文书写于纸上，然后再从另纸勾

勒上石。后代碑刻墓铭，虽皆用黑墨书碑文于纸上，然依旧习仍署某某人书丹，则书丹又为书写碑文之别称矣。

摹 勒 上 石

刻石欲保存真迹必须摹勒上石。摹勒上石乃总称，其实摹、勒、上石三者并非一码事。摹者摹搨，勒者勾勒，上石者是以摹搨勾勒之本上之于石。

《唐集王圣教序记》乃弘福寺僧怀仁摹搨缀集，文林郎诸葛神力勾勒上石，武骑尉朱静藏镌字。摹搨、缀集、勾勒上石、镌字各司其事。

摹搨之法以所摹之纸覆原本之上，悉心摹取，置洞窗映日摹取者谓响搨，以涂黄蜡半透明之纸摹取者谓硬黄。唐人摹搨最精，谓之唐搨。唐太宗时弘文馆置有专职搨书人，冯承素、韩道政、赵模等摹搨之本毫发皆备，下真迹一等，历代宝之，此谓之“摹”。

摹书用勾勒之法，称之勒。在纸背勾勒以备上石镌刻之用的亦称之为勒。勒法有二：一是以纸覆原本之上，依样勾勒，或勾勒后以墨填实，称之为双勾或双勾廓填，充作副本用的。一是在双勾或双勾廓填本之背，用朱墨重复勾勒一遍，作上石镌刻用的。同样是勒而勾勒之法不同，其功用亦不同。

上石之法以摹搨或双勾，双勾廓填本之背，复以银朱依样勾勒一过，覆于备刻之石。石面通体涂以黑墨，墨上抹一层轻蜡，以软纸数层重叠于所摹之纸上，以石卵均匀研磨，则双勾银朱即粘于石面之上。石面乌黑，朱色鲜红，即可镌刻，此谓之上石。

王羲之《十七帖》后有“付直弘文馆臣解无畏勒充馆本，臣褚

遂良校无失”字样(见插图五)。黄长濬据此以为先唐刻本。其实摹勒不必定上石，勒充馆本者即摹勒充作馆中之副本。后人以旧拓《十七帖》题作《唐拓十七帖》者，愈转愈远矣。

亦有题摹勒上石，而实是木刻者，如：《淳化阁帖》末署“淳化三年壬辰岁十一月六日奉圣旨摹勒上石”乃摹刻于枣木之上。明文氏《停云馆法帖》初刻四卷本；清初冯氏《快雪堂法帖》部分皆用梨木版，故安吴包氏有“山阴面目迷梨枣”之语。而古今凡刻帖无论木石皆曰上石，是语句上的沿用习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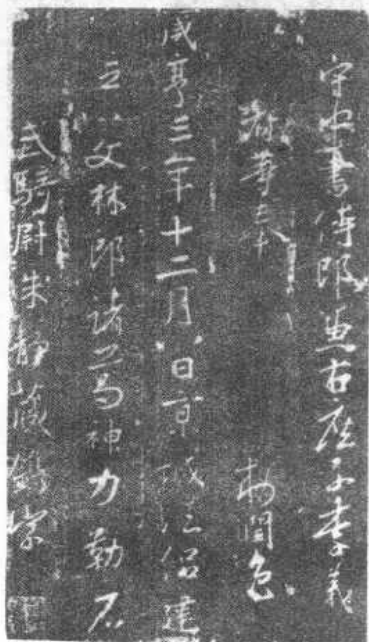
(五) 《十七帖》末尾题字

镌 刻

碑帖书法之精粗除书写者外，镌刻至关重要。故北魏王远



(六)《石门铭》“武阿仁凿字”



(七)《集王圣教序记》朱静藏铸字